

閱點資治通鑒



中央檔案館整理

通鑑

閱點資治通鑒

卷二百四十一至二百六十八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二月起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十一月止

第 9 冊

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

資治通鑑

第十七册

第十七册

卷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二月起
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四月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後學 天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台 胡三省 音 註

唐紀五十七起屠維大淵獻(己亥)二月，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

一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

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

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胷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

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餘縣地。按漢贛餘，今縣東北三十里贛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

理黃郭城，領義唐、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唐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

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

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鄆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

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鄆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鄆州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爲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脩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豔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

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脩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廁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僚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僚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僚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僚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弈使副，僚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僚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僚，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僚，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

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

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爲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鄂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

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障：十二行本「事」上有「如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

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幣。近，其斬翻。幣，他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

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爲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爲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

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已得潛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譯：十二行本「喜」下有「皆入賀」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

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

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夏侯澄禽見上卷上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蓋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

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於，音烏。以鄆、曹、濮爲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

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脩

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臥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他鎮。登卽行矣，言登時卽行也。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爲。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卽驛亭，送迎使客之所。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

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昉、存謀

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

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

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

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曰：齊州禹城縣有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比還，比，

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

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

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讌宴聚及道路偶

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爲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按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

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

月寒食。鄆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五寒之地，令人不得寒

食。此註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

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

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

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

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

吏卒案，乃知曩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

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蔡中用印而

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爲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

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

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3.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橫、戶蓋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

4.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異薨。

5.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鏞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考異曰：舊傳曰：「鏞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丙子，

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皇甫鏞專以培克取媚，培，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鏞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鏞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史館脩撰李翱上言，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

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遽；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波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枕，職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障：十二行本「使」作「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恆、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復，扶又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既平，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張：「五千」作「五十萬」。〕雜繒三萬，金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10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據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三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置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

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家也。直兵，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

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其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11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12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鏞同年進士，故鏞引以爲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鏞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再入。

13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觀察使。

14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尙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關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鏐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鏐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簡貴，施之并，沐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15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16 戊辰，陳許節度使都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閭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閭，音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鏞。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17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爲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18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柩械，柩，救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爲三鎮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棗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凝爲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殺，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

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鎖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聲，隙也。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歧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盼盼，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爽音五禮翻，又音覓翻。如寇讎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覓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

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¹⁹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²⁰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